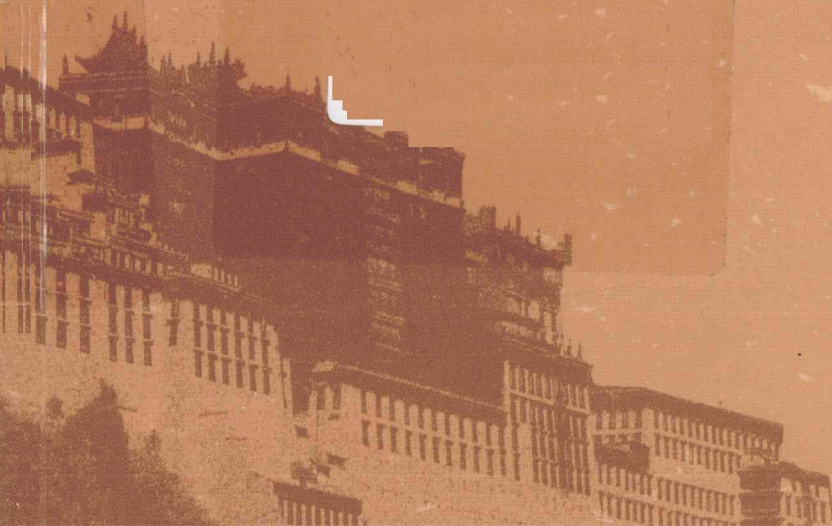


〔清〕和宁 原著
池万兴 严寅春 校注

《西藏赋》校注



齊魯書社



《西藏賦》校注

〔清〕和寧 原著
池萬興 嚴寅春 校注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赋》校注 / 池万兴, 严寅春校注.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3. 1

ISBN 978-7-5333-2750-7

I. ①西… II. ①池…②严… III. ①西藏—地方史②《西藏赋》—注释 IV. ①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3199 号

《西藏赋》校注

池万兴 严寅春 校注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 / 32

印 张 9.75

插 页 3

字 数 227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750-7

定 价 36.00 元

序

赵逵夫

听万兴来电话说《〈西藏赋〉校注》项目完成,我十分高兴。这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它大大拓展了赋研究在地域上与题材上的关注范围,对于广大读者在文学欣赏的同时了解西藏的山水原隰、文物古迹、宗教信仰、生活风俗等也提供了便利。而且,《西藏赋》作者和宁思想中一些卓越的见解,也突显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在1992年我同有关同志商定《历代赋评注·明清卷》选目,和2006年调整旧稿选目的时候,都曾考虑过是否选《西藏赋》的问题,终因篇幅太大,原注文字又多,而且有些地方注释确有些困难,而未能选入。而就在我们修订《历代赋评注》旧稿期间,万兴联合严寅春同志向国家民委申报“《西藏赋》校注”的研究课题获得立项。可以说,万兴同志的这个项目弥补了我们的《历代赋评注·明清卷》的一个缺憾,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篇有特殊意义的赋作的今注本,也为赋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便于引用的文本。

和宁为蒙古镶黄旗人,完全接受中原传统文化的教育,深研

经书,于《易》理探究尤深,然而在他的学问和思想方面最值得称赞的还不在这里。我以为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明末清初顾炎武和乾道间思想家林则徐、魏源的一些思想特征。顾炎武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离乡北游,往来于鲁、燕、晋、陕、豫诸省,遍历关塞,实地考察,搜集资料,访学问友,著之于书,以为后世守华夏故土之资。他一生强调学以经世,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之事,都应探究原委,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已”(《日知录》卷十三)。顾炎武的思想虽起于明亡、满族入主中原时期,但无论其思想还是具体做法,都对嘉道间西方列强觊觎中国之际的思想家林则徐、魏源等以影响。可以说,林则徐、魏源等在新的爱国观念上继承和弘扬了顾炎武的思想精神。林则徐任湖广总督、两广总督期间厉行禁烟、整顿海防,而被诬陷革职、发配伊犁后,曾自备斧资到南疆查勘垦田,遍历八城,写了《回疆竹枝词三十首》,其中不时嵌用维吾尔语,生动地描绘南疆的民族风情。魏源在两江总督幕中曾参与浙东抗英斗争,因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感愤而著《圣武记》,并受林则徐的委托编《海国图志》。和宁生当乾嘉之际,却并不同于很多乾嘉派学者只注意传世文献的考订,而是留意于现实,关心民生,思考边疆防务、民族和睦等。他在西藏八年,曾多次赴前后藏巡防;刻印了《西藏志》,参与编撰了《卫藏通志》、《回疆通志》、《三州辑略》、《续水经》、《藩疆揽要》等^①。他诗才甚高,而“诗述诸边风土,

序

① 参《清史稿》卷三五三《和瑛传》。和宁因避宣宗讳改名和瑛,正史以“和瑛”入志。然其本名和宁,万兴校注《西藏赋》署其作者名作“和宁”,是也。

可补舆图之阙”(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可以说,他更早期地将顾炎武的学术精神体现于新的边疆开发与防卫的思想之中,体现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中,而他的一篇《西藏赋》,更使他彪炳于文学史册。

《西藏赋》是用了汉大赋中最典型的体“骋辞大赋”的形式。骋辞大赋成熟和兴盛于汉代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是统一、强盛的大汉帝国积极上进时代精神的体现。和宁不是一时兴来,一般地表现某一景观或某一场面,或抒发某一个人的感怀。从《西藏赋》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体现在这一鸿篇巨制中的用心,他要内地的人更多地了解西藏、熟悉西藏,为内地人士到西藏提供了一个带有艺术感染力的“遍览”材料。全赋依次介绍了拉萨、介绍了西藏的山川河流、介绍了自西向东的重要程站及路途情况,而作者随文自注的方式,更体现着这一用心。

《西藏赋》在材料的选择及详略轻重的掌握上,也表现出一位卓越思想家的水平。如其中写到西藏佛教时说:

其寺则两昭建自唐朝,丰碑矗矗;万善兴于公主,古柳娟娟。

佛教在西藏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俗等的哪一个方面说,都起着主导的作用,渗透在西藏社会不同阶层的各个方面。如何写西藏的佛教,从何下笔,写哪些方面,一百人会有一百样写法,而和宁的这四句,可抵得住很多宏文丽辞。一般学者认为佛教的传入西藏,自松赞干布(617?~650?)的曾祖父时期(相当于中原南北朝时期的梁代)便已开始。而在西藏的兴起,则在松赞干布之时。松赞干布平定内乱,兼并孙波、羊同等部,定都逻些(今拉萨),建立官制、军制,制定法律,划分行政区域,统

一度量衡和课税制度。他迎娶了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两位公主各带了一尊佛像,因而修了大昭寺、小昭寺,派子弟入长安学习汉文化和生产知识。赋中点出“唐朝”,是特别指出文成公主在发展文化和导人向善方面的历史功绩。

关于赋的内容的分析,《〈西藏赋〉校注·前言》中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多说。我这里主要谈两点:

一、作者面对这个前人未曾涉猎过的题材,无现成的语料,缺乏能随意联系的意象关系可以利用,但仍然能自由奔放地驾驭语言,生动形象地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奇异美丽的画面。所谓“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西京杂记》卷二),此赋完全地体现出了传统赋的风味,有不少段落行文轻巧灵动,充满了诗情画意。如:

若夫达赖之居于布达拉也,丰冠山之层磻,奥转螺之架阁。

浩劫盘空,埤垧错落。路转千迷之道,心入摩提;人登百丈之梯,神栖般若。妙高峰顶,远著声闻;离垢幢前,近销魔恶。

又如:“填海架梁,西开梵宇;背山起阁,东望云天。”“沙明远岸,雪冒连冈。智水环流,浪纤徐而练净;幻峰围野,形剡施以绵长。”由这几节文字即可以看出《西藏赋》富丽的文采与宏达的气派。它无“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之病^①。正是刘勰所谓“铺采摘文,体物写志”(《文心雕

① [晋]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说:“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

龙·论赋》),真正地写出了作者之“志”。

二、这篇赋在体制上学习谢灵运的《山居赋》,而且篇幅比《山居赋》更为宏大(《山居赋》并注约 8800 字)。但《山居赋》只是写了他的始宁庄园,庄园中的田地山川、河流湖泊、虫鱼鸟兽之景、渔猎耕牧之乐等等,表达了因祖荫承受这份私产的快乐,抵消着由于辞官归隐造成的失意,多少体现着对重新被起用的愿望。作者对此祖业的留恋,反映着潜意识中对失去它的担心。而和宁的《西藏赋》却是真正的大胸怀、大手笔,是从国家的安定、和睦方面立意,体现着对多民族文化的认同、赞赏,以及对清朝广阔地域与奇异多彩文化的自豪。谢灵运为自己的《山居赋》作注,仅仅是为了对他这个庄园中的记载做得更加详细,就像有的人将自家马上要失去之物先照相留影以便将来缅怀回味或认领;而和宁为《西藏赋》作注,则一是因为内地到过西藏的人少,赋限于体制及语言特征不能详述;二是因为其中有些山名、水名等出于藏语的音译,不加注不明其本意,会显得干枯无味。可以说,和宁在这篇赋的体制选择和艺术构思上是很动了脑筋的。

这里我想特别说说专名词在文学作品的译文中如何处理的问题。专名词采取音译的办法,这是近代以来学者们的共识,也是当今世界的通例,这叫“名从主人”(个别已经约定俗成的传统译名,如日本、韩国部分地名的汉译名称等是例外)。和宁于西藏山水风物中的一些名称全用音译,这是符合现代科学思想的。但是,如果一篇赋中尽堆上一些“僧格”、“扎拉”、“色拉”、“调葛”、“脚孜”、“奔巴”、“冈底斯”、“阿耨达”、“淖尔济”、“陀罗尼”、“喀巴普”、“玛卜伽”、“聂拉木”、“沙伽吐巴”、“江来孜

格”、“雅满达噶”之类的词,会让人莫名其妙,无法读下去,有的又可能会望文生义,产生误会,如“根柏”、“聂党”(皆藏语山名)。《西藏赋》有时在赋正文中就中原人们熟悉的事物的译名也有些介绍,以显示出藏语的独特,也增加一点谐趣,如:“达木珠而朗卜切兮,象与马之番语;僧格喀而玛卜伽兮,狮孔雀其译言。”但如全是这类句子,则会变成同清末民初张慎仪的《方言别录》一样的工具书^①。所以,作者用了加注的办法。前人也已经注意到和宁这种赋作体制的特殊作用,如清末姚莹《康輶纪行》卷九《中外四大水源》引述赋后半部分写山川的一段注:

冈底斯之东有泉流出,名达木珠喀巴普。达木珠者,马王也。喀者,口也。巴普者,盛糌粑木盒也。以山形似马口,故名。冈底斯之南有泉流出,名朗卜切喀巴普。朗卜切者,象也。以山形似象,故名。此东南二大水之源也。僧格喀而玛卜伽兮,狮孔雀其译言。冈底斯之北有泉流出,名僧格喀巴普。僧格者,狮子也,以山形似狮名也。冈底斯之西有泉流出,名玛卜伽喀巴普。玛卜伽者,孔雀,以山形似孔雀名也。此西北二大水之源也。

这一下便增加了赋文的意趣。闻一多先生说,诗有音乐美、色彩美、建筑美。此言是也,这个看法也大体上可用于对赋的考量。唯赋在音乐美、建筑美上不似诗那样要求严格,可押韵可不押

序

① 张慎仪《方言别录》所采大多为汉语,但也收有吐蕃语和僚语、壮语、苗语、瑶语、羌语、西夏语、南诏语、匈奴语、鲜卑语、突厥语、蒙语、满语、朝鲜语以至于閩婆语、梵语、波斯语、拂林语、拉丁语、英语,而不同于清杭世骏的《续方言》。

韵,韵散结合;可以有整齐的排比句,但也时时以散文句提起或为收束,甚至整段的散文句。但色彩美为赋之所必备,所谓“铺采摘文”,是赋的最主要的特征。那些不熟悉西藏山川风物、不懂藏语的人看起来毫无意义的词语,经此一注,便具有了极美的蕴含,极富艳的色彩。我由此想到《红楼梦》的少数民族译本和外语译本,不知书中那些“春梅”、“秋菊”、“紫鹃”、“雪雁”之类的名字是怎么译的,想来都应用音译。但全书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译名,叫读者也很难分别,难免会混同。如果采用加注说明其原意或象征意,可能既利于不通汉文的读者记忆,也多少有利于显示特定的文化氛围。这自然是题外话。但我觉得由此也可以看出和宁创作《西藏赋》时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入思考。

对《西藏赋》的评价不能完全照搬以往赋评的一套,只看其结构、语言、意境。这些也应看,但同时还应看到作者开阔的胸怀和不凡的政治远见,看到他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题材、较特殊的地域文化时在作品体制方面的细致考虑,以及在反映这种新的题材上高超的艺术手腕。

2010年11月7日

前言

一

和宁,道光元年避宣宗讳改名和瑛,字润平,号太庵^①,姓额尔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乾隆六年(1741)七月二十七日生,道光元年(1821)六月二十九日卒于北京,赠太子太保,谥简勤,乾隆、嘉庆时代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著名封疆大吏、政治家。

和宁于乾隆十二年(1747)跟随绍兴俞敦甫先生学习,十八年(1753)读完五经,二十二年(1757),投到名士何嵩堂门下学习,在学习时文的同时开始了诗歌等文学创作^②。三十三年(1768)以顺天府廪生参加科举,考中举人。三十六年(1771)参加会试、殿试,考中进士。签分户部,寻补广东司主事。四十年(1775)升为浙江司员外郎,不久调山西司员外郎。四十七年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三《和瑛传》作“太莽”,《西藏图考》作“泰安”。

② 参见米彦青《清代蒙古族诗人和瑛与他的〈易简斋诗钞〉》,《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4期。

(1782)充张家口税务监督,四十九年(1784)充理藩院内馆监督。五十一年(1786),京察为一等,六月授安徽太平知府,十二月调任颍州知府。五十二年(1787)擢任庐凤道观察,五十三年(1788)四月升任四川按察使。五十五年(1790)二月,擢为安徽布政使,未到任,三月调为四川布政使,九月调为陕西布政使。

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甲午,赏和宁副都统衔,命赴西藏办事。五十九年(1794)三月自成都进藏,继成德为帮办大臣。不久,又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兼副都统衔。六十年(1795)春间,会同驻藏大臣松筠,奏准豁免前后藏百姓本年应交粮石及旧欠钱粮,捐白银四万两,抚恤失业百姓,并亲自督率办理前藏东南各部抚恤事宜,四月三十日办理完成。嘉庆五年(1800)正月,英善革职后,继任为驻藏办事大臣。和宁在藏八年,曾多次赴前后藏巡防。

嘉庆五年(1800)七月,召为理藩院右侍郎,十月兼正白旗蒙古副都统,十一月交代回京。六年(1801)正月,调为工部右侍郎,四月转为左侍郎兼正白旗满洲副都统,七月调户部左侍郎,九月调仓场侍郎,十月授安徽巡抚,十一月授山东巡抚。七年(1802)四月,坐金乡皂役之孙张敬礼冒考、隐匿蝗灾等事,后被发配乌鲁木齐效力,十一月,赏蓝翎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八年(1803),擢三等侍卫,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九年(1804)七月,赏三品顶戴,授理藩院侍郎,九月转右侍郎,仍留喀什噶尔办事。十年(1805)十二月,兼任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十一年(1806)正月,奉召回京,调任吏部右侍郎、镶黄旗满洲副都统,五月调仓场侍郎,十月授乌鲁木齐都统。十三年(1808)十月,应召回京。十四年(1809)正月,授陕甘总督,五月实授,六月坐

前在仓场失察盗米事降为五品京堂。十五年(1810),补大理寺少卿。十六年(1811)三月,擢任盛京刑部侍郎,十一月调为盛京将军。十九年(1814)正月,坐事革职留任,二月调任热河都统,闰三月奉召回京任礼部尚书兼镶红旗满洲都统,三月调兵部尚书,四月坐盛京将军任失察事降为盛京副都统,五月任热河都统。二十一年(1816)七月,回京任工部尚书兼正黄旗汉军都统,九月充翻译乡试正考官,赏紫禁城骑马,十二月,赴甘肃按察仓库亏缺,得西宁道总督先福徇庇及贪纵状,依律治罪。二十二年(1817)六月,调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七月调礼部尚书,兼镶蓝旗满洲都统,十一月又调兵部尚书。二十三年(1818)二月,受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五月充文颖馆总裁官,八月充崇文门监督,九月授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阅兵大臣,十月充上书房总谕达。二十四年(1819)正月,调任刑部尚书,罢军机大臣任。道光元年(1821)六月,卒于任,晋赠太子太保,谥简勤。道光皇帝谕旨:“刑部尚书和瑛,服官五十餘年,抚绥封圻,内擢正卿,总理部务,老成勤慎,宣力三朝。骤闻溘逝,深为軫惜。著加恩晋赠太子太保,其任内降罚处分悉予开复,所有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①寻赐祭葬,予谥简勤。

和宁生长于中原汉族地区,从小接受了传统的汉文化教育,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六十餘年笔耕不辍,醉心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吴慈鹤称其“书破万卷,学穷百家,强识博闻,敦行不怠”,又谓:“公挺河岳之英,应玃衡之曜,有楷模之范,为宗栋

前
言

① [清]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百,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39页。

之资。孜孜穷年,娓娓好学。其始也,虽名胄华阀而惟事缥緲;其继也,虽南北东西而必携铅槧;其允升也,虽高牙大纛不废雅歌;其耆艾也,虽黄发儿齿犹事绋素。可谓聿修厥德,终始于学者矣。”^①他精通经术,娴于掌故,对传统文化有较深的研究,著述颇丰,曾著有《读易拟言》(内外篇)、《经史汇参》(上下篇)、《读易汇参》(十五卷)、《易贯近思录》(四卷)、《风雅正音》、《孔子年谱》等学术著作^②,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所阐释与发挥。他留心于地志编纂,刻印了《西藏志》,参与编撰了《卫藏通志》^③,编撰了《回疆通志》十二卷、《三州辑略》九卷、《续水经》、《藩疆揽要》十二卷等地志,这些都是研究地方历史、地理、社会、政治、宗教信仰、风物山川的重要著作。他雅好吟咏,以诗赋为纪,创作了《西藏赋》、《易简斋诗钞》等作品,有1100多首诗歌传世。吴慈鹤推崇备至,谓:“平居所学,邃于韦编,著有易说,弄藏家弄。若夫城名小录,地理新书,等桂海之虞衡,拟铎椒之枹杙,皆可备隶首之纪,缀山海之图。至于范水模山,感时体物,颛缉雅颂,撝掖风骚,乃欧梅之替人,夺苏黄之右席,既能思精体大,亦复趣远旨超,自成一家。”^④

二

和宁在藏任职达八年之久,《西藏赋》完成于嘉庆二年

① [清]吴慈鹤《易简斋诗钞·序》,道光三年刻本。

② 孙玉溱、陈胜利、高毅江《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著作目录》,《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③ 参见曹彪林《〈卫藏通志〉作者辨析》,《西藏研究》2009年第4期。

④ [清]吴慈鹤《易简斋诗钞·序》

(1797)五月,全文并自注长达29000余字。这是我国文学史上唯一的一篇以赋体文学的形式铺陈西藏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宗教寺庙、山水物产、民族官制、体育竞技等方面内容的地輿大赋。

乾隆五十九年(1794)七月,松筠接替和琳充任驻藏大臣,乾隆谕旨称:“卫藏地方,经和琳悉心整顿,定立章程,一切驾驭各部落、训练番兵,所办俱有条理。仍着和琳再向松筠将巨细事宜面为告知,俾得循照成规经理,倍臻妥协,以副委任也。”^①西藏疆域遥远,道路险阻,信息阻隔,因此乾隆叮嘱和琳再次向松筠交待清楚已制定施行的各项有关治理西藏的条例、规章,以便松筠遵照办理。有清一代,驻藏大臣等进藏官员大多有着编纂、刻印西藏地方志书的习惯和传统。他们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编修西藏地方志书,记述西藏的疆域、山川、寺庙、天时、物产、边防、粮台、程站、规章等,以资皇帝及朝廷大臣决断藏事,以供后任者了解西藏的风俗民情。

和宁在四川任职时曾经刻印过《西藏志》,较早就留心藏事,熟悉藏事,也正因为此,他被派往西藏办事。在藏时,他又参与了《卫藏通志》的材料收集、编纂整理等工作,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西藏风土人情和朝廷制订施行的各项有关治理西藏的条例、规章。据曹彪林《〈卫藏通志〉作者辨析》一文研究,《卫藏通志》一书属于官修志书,其目的正在于“供驻藏大臣检查成例、照章程办事”,即乾隆谕旨所说的“俾得循照成规经理”。《西藏赋》的内容与体例都具有方志的特点,自注更是大量直接采用

① 《清实录》卷一千四百五十七。

或节用《卫藏通志》的材料,其目的当也是供阅读的人了解藏事,熟悉藏事。因此,当《西藏赋》问世后,很快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成为进藏人员的重要参考资料。嘉庆间,四川官署将《西藏赋》视为入藏必读之书予以刊刻。黄培翹在《西藏图考》卷八《西藏赋》题下自注中谓文硕进藏任驻藏大臣时途径成都,曾向作者出示其携带的《西藏赋》。姚莹《康輶纪行》卷九《〈西藏赋〉言疆域》亦称《西藏赋》“其于藏中山川风俗制度,言之甚详,而疆域要隘,通诸外藩形势,尤为讲边务者所当留意,不仅供学人文士之披寻也”。

《西藏赋》常见版本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嘉庆二年刻本(简称“嘉庆本”)

嘉庆二年(1797)刻本,一卷一册,半页八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四十七页。无序跋,末署“嘉庆二年岁次丁巳五月卫藏使者太菴和宁著”。国家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地收藏。

二、张丙炎《榕园丛书》(简称“榕园本”)

《西藏赋》收于第二十五册之末。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小字双行。白口,无鱼尾。三十六页。中缝印“西藏赋卷”字样,版心下有“榕园丛书”字样。赋尾署名与嘉庆本同,仅“岁”字缺笔。末附李光廷同治甲戌八月跋。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等收藏。

三、华阳王秉恩《元尚居汇刻三赋》(简称“元尚居本”)

光绪八年、九年间,王秉恩汇刻《卜魁城赋》、《新疆赋》、《西藏赋》三赋为一册。《西藏赋》前有牌记“光绪壬午八月元尚居校刊 华阳徐道宗署检”。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小字双

行,白口,单鱼尾,版心署有“西藏赋”、“元尚居校刊”字样。三十六页,与榕园本字体、版式相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中国边疆史志集成》第一部第七本影印《西藏赋》即用此本。国家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收藏。

四、黄沛翹《西藏图考》(简称“图考本”)

光绪十二年(1886)成书。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黑口,四周单边,单鱼尾。版心有“西藏图考卷之八 艺文考下”字样。二十七页。题作“和宁西藏赋注”。黄氏题下自注谓:“公号泰安,改名瑛,乾隆五十九年驻藏。此赋刊于嘉庆二年,川省有赋无注,屡访不获,拟注亦不果。适文大臣硕奉命驻藏,道出成都。与谈甚洽,出此见示。亟录以付梓。注内间有增减,一是集已载即不重出;一原注有未详者,兹引佛经、《字典》增注之,非敢臆断也。”1982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印行了吴丰培先生校订《西招图略·西藏图考》。西藏民族学院图书馆等收藏。

五、盛昱《八旗文经》(简称“八旗本”)

《八旗文经》一书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刊于武昌,华文书局有影印本,《中华文史丛书》之九十八据光绪刊本影印,《西藏赋》见收于卷四赋丁集中。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黑口,四周单边,双鱼尾。版心著“八旗文经卷四□赋丁”字样及页码。二十七页。

六、《四川通志》(简称“通志本”)

《四川通志》,嘉庆二十一年重修。《西藏赋》收于该书第5570~5573页。半页九行,行三十八字,双行。无注。